【Pulse】

《大嶼報》去向？

《大嶼報》是 03 年社運人士何來自資創辦的中英對照免費報紙，開荒者之一 Lo 為專責編輯，後來 Lo 因工作關係搬離大嶼山就沒有再參與，留下何來與女兒 R 繼續。04 年《大嶼報》曾報道過貝澳水牛被漁護署職員用麻醉槍捕捉的事件，引起廣泛關注，及至 07 年《大嶼報》才停刊。

LANTAU POST
大嶼報

大嶼山發掘記

大嶼山，又名大嶼，顧名思義，大島也。

在大島還未被玫瑰園、米老鼠等開墾前，有着半人半魚的盧亭傳說、海盜故事，以及許多的島民生活碎片。

在這等小事被淹沒前，被前大島浪人、文化傳媒工作者盧燕珊（Lo）和現役島民、自由攝影師 Anthony McHugh 加以發掘，並以文字和影像流傳下來。

撰文、攝影：李秀嫻　部分圖片摘自《大山與人》　編輯：謝傲霜　美術：余家麗

DRIVING
LANTAU
WHISPER OF AN ISLAND

周末，天氣仍悶熱，與久居北京的 Lo 重遊大島。從梅窩碼頭出發，到了鹿地塘桃源洞，洞廟主持四嫂見前村民 Lo 即上前閒聊，86 歲的她仍然精神奕奕，見記者不忙促銷：「我今年 86 歲，一輩子住在這裏。這裏有齋菜，有空記得來。」

拐個大彎，走到每年舉行中秋天燈晚會的大地塘村，大地士多老闆娘曾太的孫兒都 20 歲了，她仍一臉年輕，「從士多到碼頭要走半小時，太遠了，我 60 歲才去學踩單車，方便些。」

四嫂、曾太一生都在大嶼山，見了陌生人總愛說說自己的事，零零碎碎，拼湊出不存於官方史冊的人民歷史。曾經， Lo 和 Anthony 是這些小故事的撿拾者，多年後兩人將島上小事拼合成文字影像結集《大山與人》。

與大島結緣

成長於坪石的 Lo，打工後才搬入大嶼山，「以前的我是憤青，偏激又極端，總覺得自己不屬於這個年代，城市更不適合我。」從此展開她的島嶼生涯，一住 12 年（90 至 03 年）。

原本平靜的大島，因一隻大鐵鳥降臨而風雲變色。「在大嶼山的日子，我在報紙、雜誌任職，社會責任心大了，看到大嶼山建新機場侵佔島上本來多元的空間，觸發起我記錄的念頭。」時為 1998 年，聽着建築大師 Norman Foster 解構香港光明前景，身為島民的她卻有感大島的大限將至，她逐向香港藝術發展局申請資助，以影像記錄島上風光，但影片放過一場也就不了了之。

計劃完結，又未完，Lo 體內像上了發條，她陸續在島上做訪問、拍片，自發地為大島做紀錄，看似勢力薄弱，其實是開墾，墾地愈拓愈闊，土壤愈掘愈深。

這塊耕地的一角，包括 03 年與社運分子何來合辦的《大嶼報》，「當時我是 freelancer，瘋瘋癲癲的與何來辦《大嶼報》，想說大嶼山的多元生活。第一期主題是 multiculturalism，訪問了島上的 mix family。第二期主題是 on the road，以不同交通工具遊大嶼山。當時有一位國泰機師朋友擁有滑翔傘牌照，我爬到長沙山上坐了平生第一次的滑翔機，拿着攝影機的我，20 分鐘後就想吐，朋友叫我忍住，吐在沙灘上難看。」Lo 笑嘻嘻的。當時瘋狂搜索大島趣事，竟修成正果，造就日後這本書。

尋找島中人

憑着記者的觸覺和人脈，Lo 接觸到許多大島的人和事，得到「老島民」友人 Anthony 穿針引綫，她更可深入大島裏的外國人小圈子，「因為他，我可以接觸到島上的 insider，如樂隊 Dr Thirsty。有一次他們模仿塔倫天勞電影《落水狗》的造型，身着白袍在海灘漫步，我們也拍了些片。」

90 年代初已遷入大嶼山的英國自由攝影師 Anthony，主力負責新書的攝影和寫詩，他認識的當然不只 Dr Thirsty，還有常自稱被英國軍情五處招攬的 Iain，只是他的故事沒有收錄在書裏，「他常說一些瘋狂事，後來我們索性稱他為 KGB（註：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除了外國圈子，Anthony 與大島村民也有豐富聯繫。早年他主力拍大嶼山風景，後來覺得島民更有趣，便義務為村民拍攝活動，從中體驗到大島微妙的一面，「有村民告訴我，白銀鄉的活動上，坐在台前的是國民黨員，大地塘村的活動，坐台前的是共產黨員，我也不知是真是假。」

提到與村民的交情，他說：「部分本地村民叫我鬼佬，但何師奶會叫我 Hello，因我每朝早經過何師奶家也會跟她說：Hello，久而久之她叫我作 Hello。」還有他為桃源洞主持四嫂推車搬貨、阿婆炳嫂修理洗衣機、替鄰居李伯和李嬸拍證件相等等，不諳外語的村民統統回報以大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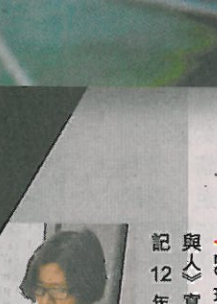
20 年過去了，Dr Thirsty 成員早已離散，Lo 也遷居北京，Anthony 卻選擇留下來，雖然熱愛大島，他卻感受到大嶼山變了樣，「大嶼山的土地陸續被地產發展商接管，看看近年出現了愛護水牛協會就知道，老農田都沒有了，不得不找方法記下大島的事。」未來，他打算在大嶼山開一個針孔相機工作坊，寫寫烹飪書，沉醉於大島剩下的僅有平靜。

（照片由《大山與人》作者提供，經本報剪裁、組合刊出。）

大山預言

08 年，在 Lo 決定動身往北京前，決心將多年蒐集所得編成《大山與人》。當中收錄了神樂院、天體營等不為人知的故事。

細心觀察，書中故事排序有其脈絡：從漁港海盜、國共糾葛、難民社會、香港身份、97 回歸到近年的新運動，說的不止是大嶼山，而是勾出一條與香港命運相同的平衡綫。書中加插了大島傳說，如幻似虛，像寓言，也像預言，這個故事的結局如何？「香港土地發展有限，自然要到新界開發，東涌也變成如沙田的新城市了，所以說大嶼山命運如菜園村、天星、南生圍……」Lo 說。



▼Lo 現長居北京，《大山與人》寫的是大島故事，也記 12 年的島民生涯。

▼Anthony 多年來仍然鍾情大嶼山的鄉土氣息。

▶鹿地塘桃源洞主持四嫂，出生至今一直為家族守着洞廟。

▶大地士多老闆娘曾太有兩子兩女，與丈夫經營小士多，生活愉快。

▶京奧期間，政府將白芒至白銀鄉的一段村徑命名為「香港奧運徑」，本土歷史自此收歸國有。